

HUACHUNJI

画春记

王路遥 著



HUACHUNJI

画春记

（一）





画 春 记

HUA CHUN JI

王路遙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小朋友們：這本書里的八篇小說，都是寫你們自己生活中的故事。讀着它，就像是在翻閱一幅幅春天的圖畫，使人感到親切、生動、有趣；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啟發你們思考應該如何對待集體、學習、勞動和同志的問題。

你們看，《畫春記》里的小毅和唐沖都喜欢画画，可為什麼小毅能找到春天的畫面，而唐沖就看不到呢？他自己後來是覺察到了，你們想是為什麼呢？再看，《我們樓里的一群少年》中的姜小輝、李明華、周小朋，暑假里成立了“少年服務所”，組織小伙伴們修球場、掃樓房，代人寫信、修家具，受到群眾的表揚，又是為什麼呢？

另外《誰得到了最後勝利》《大家庭》等六篇，從不同角度寫了你們伙伴中的模範人物和事跡，都值得大家來好好地讀一讀，想一想。

插圖：王承揚

畫 春 記

王路遙 著

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哈爾濱道12號）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8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 787×116毫米 1/32 印張 3 1/4 插頁 2 字數 48,000

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49,500

像春天的百花，
密密地挂满树枝，
像春天的美景，
放眼看到处都是；
新中国的少年儿童，
处处表现着他们的优秀品质。
看，看不过来；
画，画不及时；
我不会唱歌，
也不会吟诗，
生活激励着我，
记下了几段平常而又绚丽的故事……

目 录

画春記.....	1
一张飞机票.....	18
两个石膏人.....	27
我們樓里的一群少年.....	39
小山也笑了.....	51
后勤小队.....	63
大家庭.....	78
誰得到了最后胜利.....	92

画 春 記

早晨，我来到学校，看見报栏前边围了好多人。我心里想，准是发生了什么国际大事；要不，就是又发表了什么重要文件。

我这个人，就是好奇心盛，不管是哪儿出点新鲜事，我总得跑在前头。这一回，我可有点落后了，我赶紧钻进人群，挤到报纸跟前。不知是誰，在我后背上捶了一拳，还叨唠着：“瞎挤什么？”不过，我没理他，看新聞要紧。

可是，挤到跟前一看，报纸上并没有登着什么惊人的消息。我看了看別人，大伙的眼光都集中在第四版副刊上。于是，我也把視線轉到那里。这一期副刊是画页，栏头印着两个字：“新芽”。

栏头下边的第一幅画，画着一群少先队员围着一个老工人模样的人。老工人的左手上，托着一只綉着“糾察”两个字的臂章，右手紧紧地握着拳头，臉上

的表情是严肃而激动的。周围的孩子，有的流露出关心的神态，有的显出震惊的样子；有的攥紧了两个小拳头，有的用手使劲扯着胸前的红领巾。

哦，这个场面多熟悉啊！这不正是我们中队到长辛店铁路工厂，访问“二七”老工人的情景吗？画上的那位老工人，不正是给我们讲“二七”斗争故事的李大爷么？

是，没错，准是！再往画的下边一看，哟，原来清清楚楚地印着一行字：第三中学初一班雷小毅画。啊，怪不得围着这么多人看呢！

“唐冲，你也来一幅啊！咱们班的两个小画家，一人一幅多棒啊！”我正看着，想着，李大年从后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招呼出了这么一句也不知道是鼓励，也不知道是讽刺的话。

“我——往哪摆啊！”

我嘴里虽是这么說，可心里却充满了一股子难說的滋味。說是羡慕吧，有那么一点，可也不全是；說是不服气吧，也可能有那么一点，但也不全是。嗨，不用說啦，反正，反正心里也真想着画出这么一幅，也像雷小毅一样，登在报纸上，或者去参加什么国际展覽。

这一天，我一直想着这件事。雷小毅为什么能画出这么好的画呢？他有天才？其实，我也并不比他笨哪！他遇到了好的题材？可是，这件事我也亲身参加了！噢，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位鼎鼎大名的画家做老师吧？对，大概就是这么回事！

第二天，下午放学的时候，我故意等着和小毅一起走出校门。走在路上，我向他說：“小毅，咱們俩是好朋友吧？”

小毅奇怪地睜大了眼睛：“是呀，这誰不知道啊！”

“那，求你給帮一个大忙，行嗎？”

“帮什么忙呀？”

“我也想到你那位画家老师那里去学画，你能跟他說說嗎？”

小毅松了一口气：“嗨，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啦！这事好办，星期天我跟周伯伯讲讲，我想，他会答应，他可願意帮助青少年呢！每个星期天，他家里差不多都坐滿了年輕人。不过，跟他学画，三天打漁兩天晒网可不行，一定得坚持苦练。你能做到嗎？”

“能啊！沒問題儿！”我沒有思索，就痛快地回答。

这会儿，心里真高兴，能有这么个大画家来指导，

准会画出好画来的。

我听小毅說，現在有好多有名的画家，都是周伯伯的学生呢。周伯伯是个老画家，也是个老革命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还在延安为毛主席画过像呢！

能有这么个大画家做老师，該多好啊！

我一直盼呀，盼呀，好容易盼到了星期天。

上午八点多钟，我正在屋里翻着一本画册，小毅笑嘻嘻地跑了进来。

“唐冲，周伯伯答应了！”

我兴奋得紧紧地抱住他，蹦了三蹦。

“周伯伯叫你拿上画板和铅笔，再拿几幅过去画的画，现在就和我一起上他家去。”

“好，这就走！”我赶紧拿好东西，就跟着他一起走了。

来到周伯伯家的門口，我的心砰砰直跳。走进院子里，心跳得更厉害了。

我正琢磨着第一句話該說什么，周伯伯却已經从屋里走出来了。他拉住我的手，笑嘻嘻地說：“我早就听小毅說过你了！你們是一对好朋友，是班里的一对小画家，对吧？小毅說你很聰明，哈，果然是一副聰

明相……”

我不好意思地脹紅了臉說：“他胡說呢，您別信他的！我可笨呢！”

周伯伯听了，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笨？笨也好！到我这里来，就是要下笨功夫的。多聰明的人，也得有笨功夫做基础啊！”

周伯伯身材很魁梧，頭頂光光的，只剩下一圈灰白的头发。年紀总有六十几岁了，可是沒有留鬚鬚，嘴巴上只有一些短短的鬚子茬。灰黑色的眉毛却很浓很粗，眉毛下边的一双大眼，炯炯有神。单看这双眼睛，一点也不像上了年紀的人。

周伯伯一直拉着我的手，把我們領进屋里。周伯伯的屋子很整洁很寬敞，家具很少，只有一张书桌，一张方桌，两把藤椅，几只凳子。这样，屋子就更显得寬敞了。墙上的裝飾比較多，挂着好几幅国画和油画，大概，只有从墙上才能看出这是个大画家住的房間。

周伯伯打开我的画，仔細看了半天，然后說：“画得不錯！可是，不怎么細致認真啊。你看，这个男孩子的头发怎么向左分呢？还有，这个青年农民扶犁的架势也不对，犁把子也太直，不像犁把子，倒像个铁



锹把子了……”

我一看，可不是么！画的时候怎么一点也没想到呢？我只是红着脸，一个劲地点头。

停了一会，周伯伯又说：“再有，基本功也差一些。在这两点上，你可得向你的好朋友小毅学习哩！”

“嗯，好吧，我一定注意。”我嘴里答应着。可是，说心里话，我可有点不舒服呢！小毅比我画得强，这一点我承认；要说向他学习，可又有点不服气，我觉得，他只是比我强一点点罢了。

然后，周伯伯把我带来的三幅画，每一幅都详细地讲了一遍，从选材到构图，甚至每一笔每一划都讲到了。后来又谈到图画怎样为人民服务，作画要如何细致地观察生活……我听得都入了神。

最后，周伯伯郑重地说：“在这儿，也得像在学校一样，要完成作业的，而且一定要认真完成。光听不

练，是学不出本领来的。今天的作业是出去写生，你和小毅每人画三张‘春天的写生’。注意，一定要画真实的景物，并且一定要有春天的气息。这不太容易，可太容易了又怎么能练出功夫呢？”

说着，周伯伯随手把屋门打开，把房间里的一盆迎春花搬到了铺满阳光的院子里。然后又对我们说：“春天已然来啦，可画的东西多得很，去画吧，祝你们成功！”

我和小毅夹着画板和纸，走出周伯伯的家门。

看看道路两旁的杨树，枝杈还是光秃秃的，街上行人的身上，还都穿着厚厚的棉衣。春天，春天的迹象在哪儿呢？我疑惑起来：

“喂，小毅，咱们上哪儿去画春天的写生呀？树木还是干枝，小草也没有返青，连我们院里的自来水龙头，还没有解除防冻武装呢！这可上哪儿去找春天呀？”

小毅却不着急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还没认真找呢就着急？周伯伯不是说过要仔细观察吗？咱们就耐心地找吧！”

我咽了两口唾沫，没再说什么，也只好先找找看

吧！

我跟着小毅，一直走出了西直門。原来，滿想一出城門便会看見一片春天的景致。可是，城外的树枝，也同样是干干的，甚至护城河里的冰，也还没有完全融化，而这里迎面吹来的風，倒似乎比城里更冷了。

我失望了。我止住脚步，拉住小毅：“伙計，別走了，你看，城外也是一样。咱們等下星期再……”

“下星期？不行，这是今天要完成的作业啊！”

“要么，就回家去，找几本画册参考参考……”

“什么？坐在屋子里照着人家現成的画写生？真沒羞！你忘了周伯伯的要求？”

我沒的可說了，也真有些不好意思。不过，心里却嘟囔了他一句：“这人，真死心眼！”

跟着，小毅又建議說：“咱們上紫竹院去看看。那里有山有水有树，周围有田野也有工厂，可画的东西一定不少。”

这建議，我并不怎么贊成，可是也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議来，于是，只好依他的主意，去撞撞运气。

星期天近郊的汽車非常挤，我們一直步行着。把腿都走痠了，还没看見紫竹院的竹篱笆呢！

風，虽然不像严冬那么凜冽，但是長時間迎着西

北風向前走，臉也冻得通紅了。我真想回去。

“算了吧，小毅，咱們还是……”

小毅立刻瞥了我一眼：“怎么，你忘記自己的保证了：‘行啊，沒問題儿！’”

“可是，可是，我哪想到跟周伯伯学画，不但要练手，还要练腿呢？”

“可是，我明明告訴你是要苦练啊！腿痠点，臉冻点，也不过就是苦点吧？能‘苦’，不就行了唄！”

我沒詞儿了，只好繼續跟着他走。

小毅接着說：“你知道，周伯伯年輕的时候，为了写生，跑过大半个中国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为了宣傳抗日，他随着八路軍，轉战过好些地区。去年秋天，他带着几个跟他学画画的人一起去爬鷲峰，大家还都賽不过他呢！”

就这么說着走着，腿也觉得輕快了一些，最后終於走到了紫竹院。

走进紫竹院一看啊，我心里就凉了半截。湖面上，整个地結着冰，还不如护城河倒有点开化的地方。土山上的树，更是一棵比一棵光秃。

我拉了小毅一把：“干脆，咱們向后轉吧！”

小毅却使勁拉着我向前走：“別忙，仔細看看，多轉一會！”

唉，反正老遠來了一趟，轉就轉一圈吧。我就是抱着這樣一種心情，隨着他轉了起來。

不過，小毅的情緒卻滿高，一會跑到山上，一會跑到湖邊，不是揪過一根柳條看看，就是掐下一小段樹枝聞聞……

轉來轉去，轉到了湖南岸的土山上。突然他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，拉着我從山上往下跑，一直跑到了湖的岸邊。

原來，湖岸上放着二十幾只小游船。兩位老工人正蹲在那里往船身上刷着天藍色的油漆。

小毅拉着我跑了過去。他蹲在一位老工人身邊，和人家聊了起來：

“老大爺，我給您幫幫忙吧！”

老大爺抬起頭，笑呵呵地說：“不用啦，活不多，你們玩吧！”

“老大爺，我會刷漆的，質量保證您滿意！我刷一會，您休息一會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好學生。你就替我刷一會，我抽支煙歇息歇息。”

小毅接过老大爷的一份工具，一刷子一刷子地涂了起来，满像个行家的样子。

他一边刷，一边问着：“老大爷，您做多少年油漆工啦？”

老大爷吐了一口烟，笑着说：“我不是油漆匠，是在这里管游船的老船工。为了给咱国家节省点经费，我跟我的老伙计一商量，干脆不用请油匠了，咱们俩自己动手油油船吧。油得漂漂亮亮的，让大伙划着也高兴！”

“湖水的水还没融化，您这么早油刷干嘛呀？”

“早？不早啦！再晚就误事啦！湖里的冰，说话就要融化了，这天气，一要暖起来，可快着呢。春天了嘛！”

“春天啦！”小毅惊喜地重复了一句。

老大爷笑咪咪地说：“可不，春天啦！再过半个月，游船就要下水了。这几天我们正忙着做准备哩，哪只船都得检查检查，修理修理。二十几只船油刷起来，也不是小工程呢！春天来啦，忙一忙也高兴……”

说着，老大爷踩灭了烟头，又从小毅手里拿过工具，接着油刷了起来：“还是我来刷吧，你们干这种蹲工活不合适，跑一跑玩一玩去吧！”